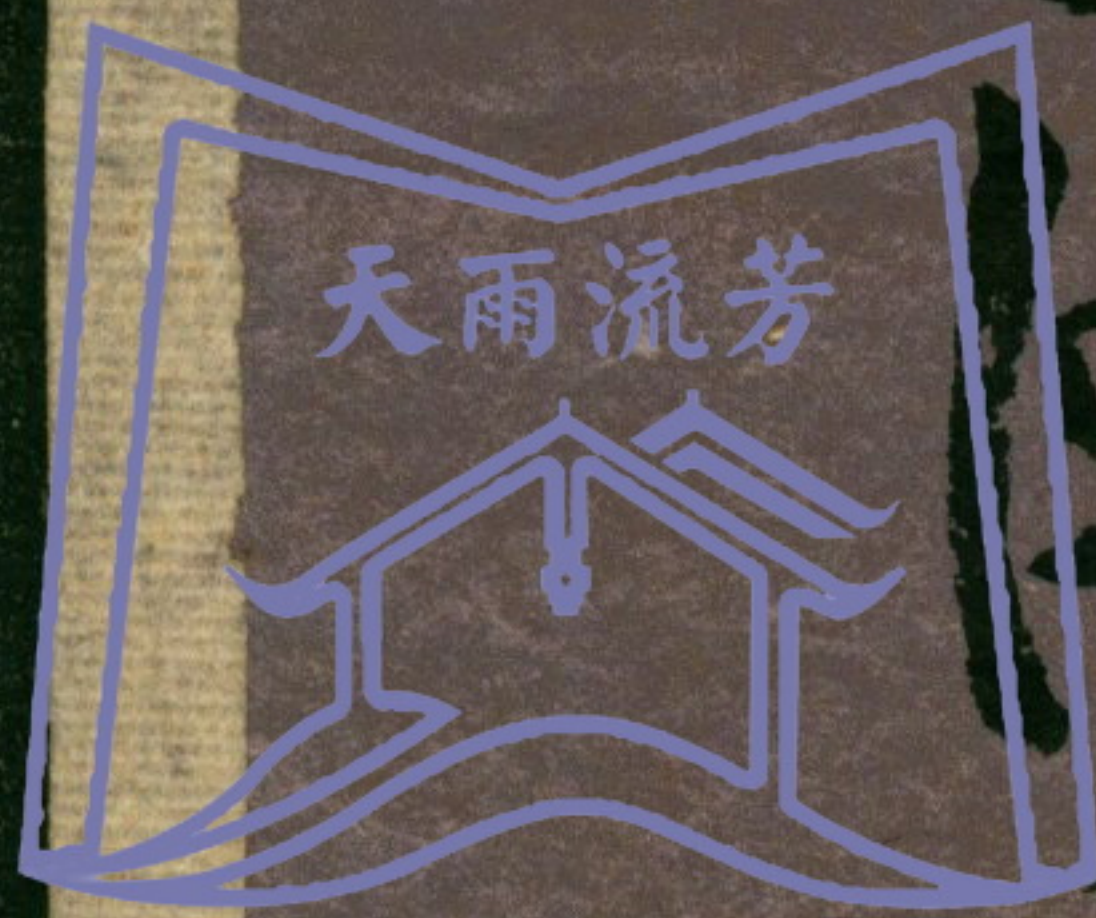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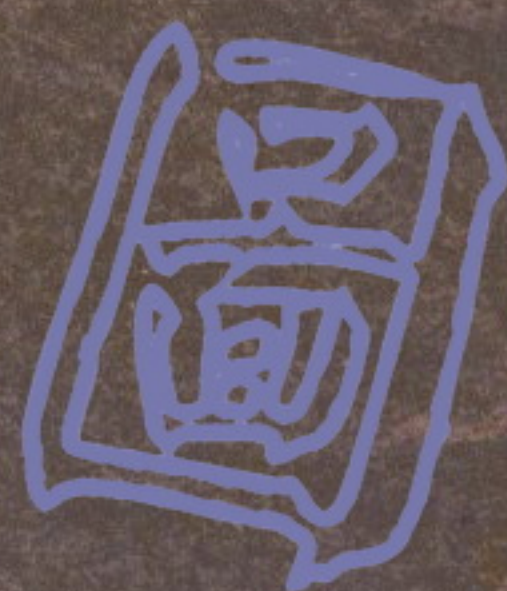


麗江民教館惠存

歐陽鵬敬贈

克己老人語錄



麗江民教館藏



劍湖克一老人詩文輯要緣起

克一

克一老人年十八遊文庠補增生罷科舉後筆耕為業歷五十餘載以經術聞教授生徒循循善誘不肯
誤人子弟故及門多成德達材之之樂羣先生晚年獲領恩職辦理三期道務贊成普度收圓雖年
逾古稀猶卷不釋手精研內典窮其其且令舉舉道養性修身開示眾生純以道德為前提密乘為
造就淨宗為歸宿號克一蓋取尚書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之義曾著課徒文集酬世
詩稿退三道人雜俎佚翁珍珠寶船近則有真常子同善錄讀經感言修道須知先儒學佛彙鈔先
儒闢佛彙纂四書問答靜室新語一粒金丹玄黃雜誌諸書老人嘗語生徒曰予之詩文稱心而道不名
一家祇因物付物借往事以立言參愚意而說法譬如青天白日一見便知並無艱澀古奧佶屈聱牙之
語令人不解者諸生眼高得毋輕視之乎生徒徒白弟子等敬聞命矣民國九年創辦國學專修館莘莘學
子頗著成績國粹賴以保存捐置若干書籍於圖書館構一書樓名曰藏經樓聚古今中外佛學道書二
百餘種供人披閱啟迪其善知識印送收圓鑑第七卷四百冊甲戌年提倡地方道德會朔望演說聖賢
格言成立有五區登台宣講歷久不倦有友以勞神規勸老人笑應之曰予未能兼善天下豈肯獨善其

東教育
圖書館

雲南
江蘇

身聞者傳為佳話老人文字已有選刊入雲南孝節錄及正氣錄中茲以門下士索閱老人著作者接踵而來小子苦於應付不獲已特將老人存稿中檢出數類名曰初集付諸石印以餉後學之觀摩竊思世道衰微人心陷溺對於佛學化強半未識真諦動輒斥為異端指為迷信以致障礙大道通行阻塞天下為公現欲堅強人之信仰當先破其病根老人悲聖道之墜夷憇邪說之煽惑所以有學佛闢佛等書隱為維持而寓策勵小子等不揣愚昧撮其要者編成一卷以作圭臬不乞標榜取榮略盡人子分內事爾

歲在甲申五月端午後日

男

歐陽

建

於

昆明

警務處

區

芳流雨天

城

如

克一老人詩文初集壹卷

劍川歐陽經著
婿張祖年校編

先儒學佛彙鈔

弁言

世界原亦佛主持。况當普度遇三編。
金經一語分明甚。儒者須知勿自疑。

佛法宏開遍闡揚。挽回世道鍊純陽。
從來名流歸依者。屈指當先數盛唐。

王維
唐太原人字摩詰工詩善書畫晚年好佛著有輞川詩集

晚年奉佛最殷勤。坐誦長齋不茹葷。
終老輞川詩十卷。居然大雅獨超羣。

韓愈
諱文公因諫表被貶後聞禪師名以書召之云久聞道德竊思見顏三召乃至

潮州刺史改初衷。屢召禪師把信通。
旬日親問道。大顛表示以玄工。

柳宗元
唐河東人字子厚博學宏詞文章卓偉韓愈謂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不斥浮圖柳柳州。為之作序與之遊。
曹溪六祖碑文在。佛法深通第一流。

李翱
唐昌黎人字習之著有復性書三篇

惟儼禪師誦法經。習之參禮述情形。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白居易

唐太原人字樂天稱香山居士著有香山詩集

兼濟生靈志不恢。始終守道待時來。香山結社多詩友。墓誌手書是達哉。

陸九淵

宋金谿人字子靜尊重德行著象山集

研究此心此理同。尊崇德性反諸躬。江西學派流傳久。凝聚精神在靜功。

周敦頤

宋道州人字茂叔著及齋素論等書以靜為

茂叔先生太極圖。後來傳授邵堯夫。淵源自得自東林派。剖晰精微德不孤。

程顥程頤

宋洛陽人同學於周敦頤頤著定性書頤著易傳及春秋傳

一代鴻儒溯二程。伯醇正叔共馳名。昌明道學人欽佩。豔說洛陽兩弟兄。

張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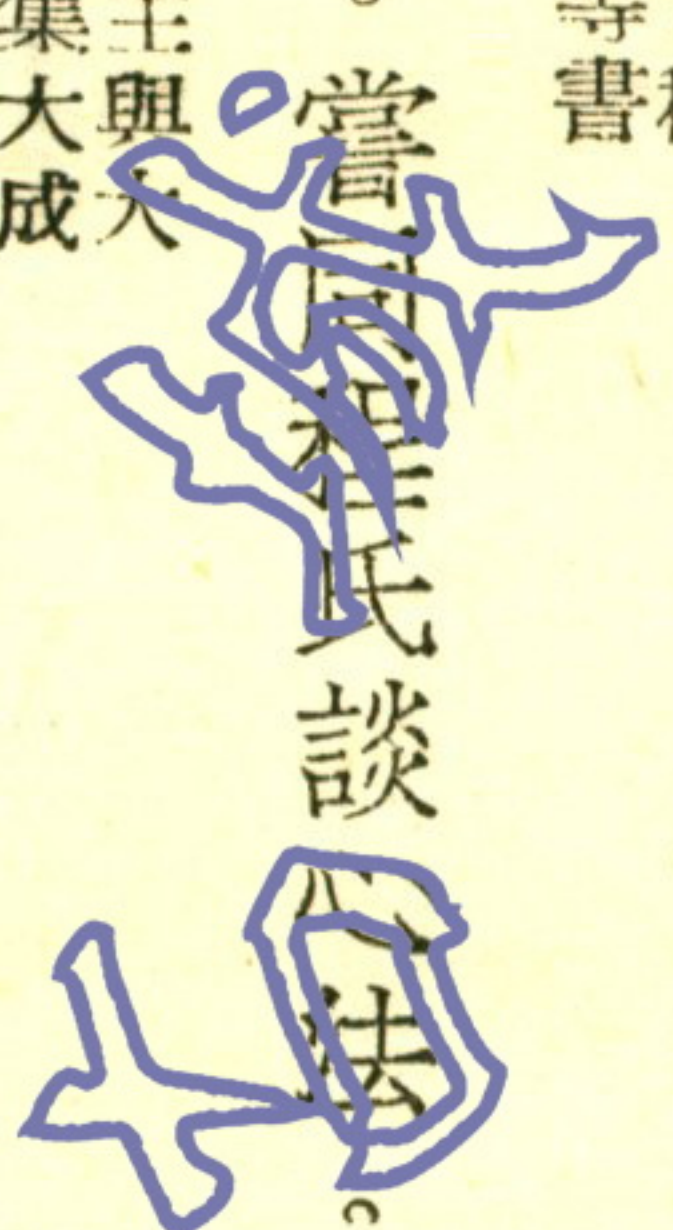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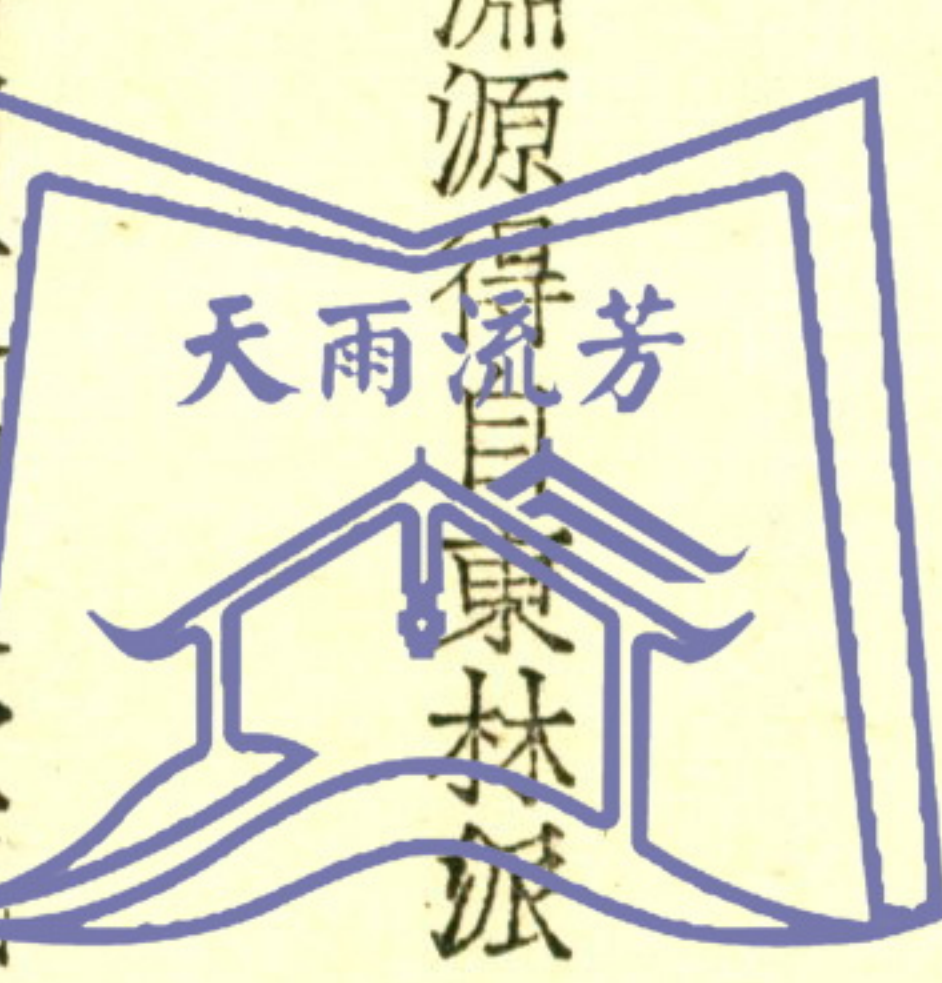
宋郿人得常聰禪師無極真傳世稱橫渠先生著東西銘性理拾遺等書

子厚兩銘見性天。研求佛學已多年。嘗同程氏談心法。大道真詮早看穿。

朱熹

宋婺源人其學以居敬窮理為主與大慧道謙相善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大成

推崇大慧悟心空。解說金剛恰適中。格物致知研妙理。果然不愧文公。



王安石

問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長老答云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無語

看甚麼經語近佻。機鋒相對最高超。

樓嚴疏義荆

數萬餘言不琢雕。

數萬餘言不琢雕。

歐陽修

宋廬陵人字永叔撰新唐書及五代史垂老佞佛號六一居士

晚年見道是文忠。深悔從前學未充。

自誦華嚴經卷後。

迺於釋氏解真空。

蘇軾蘇轍

宋眉山人軾字子瞻轍字子由俱以文章著名並學佛參禪

眉山學士入於禪。千古同稱昆季賢。

起坐中霄負奇氣。

二公本是玉堂仙。

游 醉

宋建陽人字定夫著有春山集據佛法金湯言其學禪事甚詳

見說金湯紀定夫。敦倫合道爲通儒。

紛紛闢佛何多事。

祇爲曾無看佛書。

楊 時

宋將樂人字中立其學本於程學者稱龜山先生

程門高足是龜山。常與東林共往還。

是色是空言性道。

惟精惟一入禪關。

張九成

鹽官人字子韶號橫浦居士嘗語人曰佛氏一法有助儒教甚深未可遽薄之

對策居然第一名。徑山和尚最歡迎。嘗偕唱和通禪學。格物功深本至誠。

真德秀

宋浦城人字景元其學以朱熹為宗著有西山甲乙稿大學衍義等書

博學宏詞負盛名。斯文自任本於誠。溝通佛老招人訕。足見迂儒辨不清。

趙偕

字子永元慈谿人棄舉業隱於寶山學者稱寶峯先生

立身行已足堪師。靜坐凝神定有時。萬緣森羅渾一體。寶雲堂集悟無為。

陳獻章

明新會人字公甫教學者端坐於靜養中養出端倪頗近於禪世稱白沙先生

靜坐陽臺不出家。念年禪學實堪誇。公然孔廟能從祀。列入先儒號白沙。

羅洪先

明吉水人字達夫得反聞之旨事能前知以無慾為本諡文莊

掃除私欲律已嚴。動靜工夫已得兼。謝客著書居石洞。夏冬遊記有鍼砭。

王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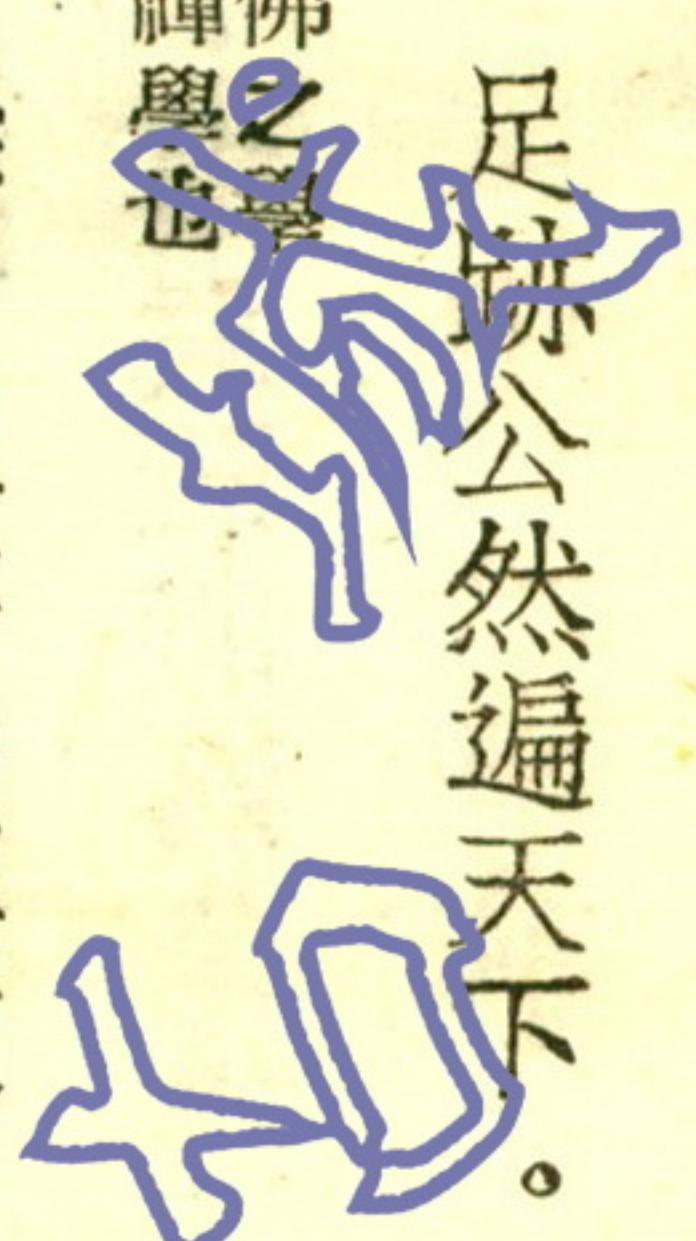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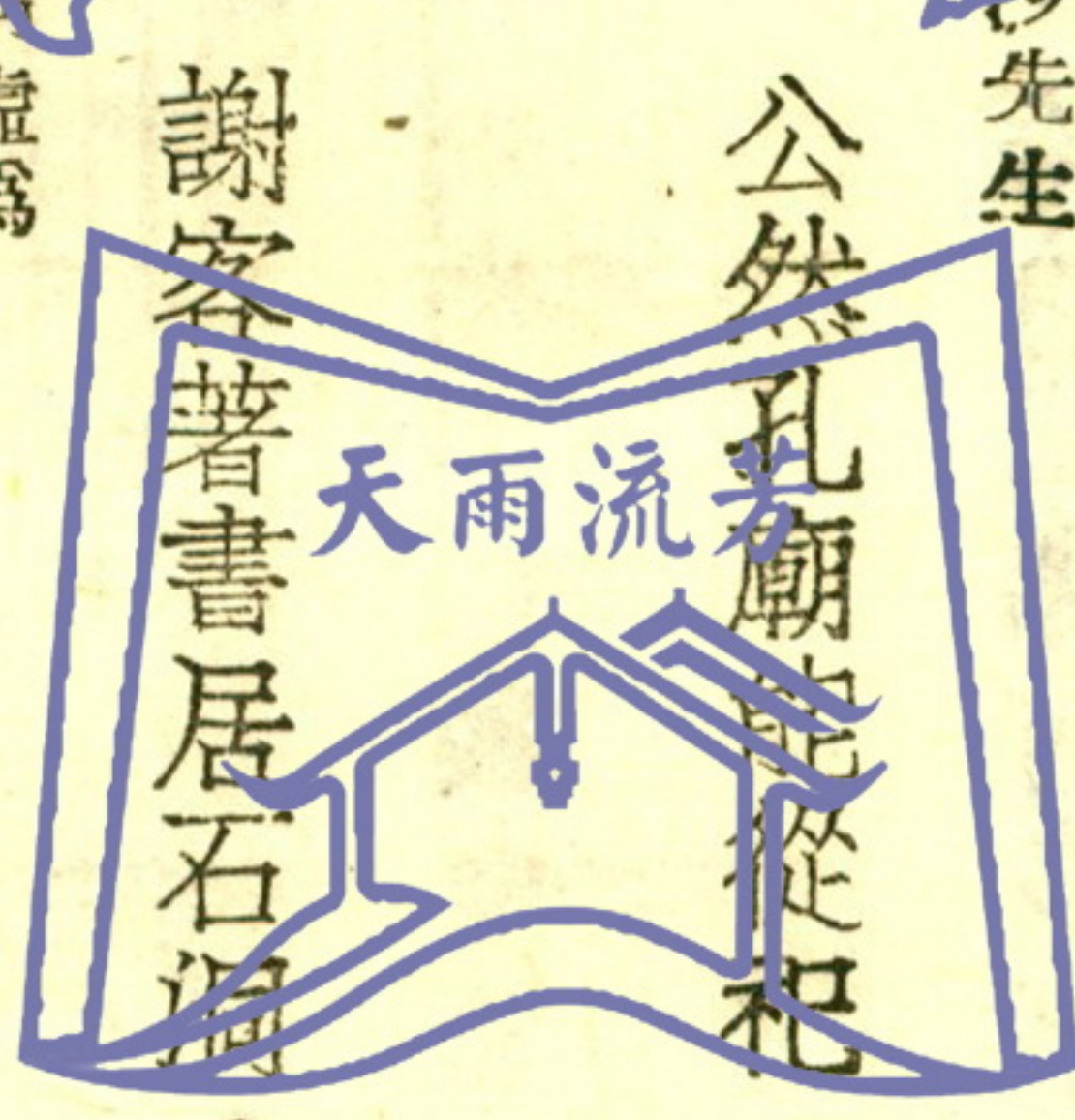
字汝中致力養生之術世稱龍溪先生又與五台庵相善學者稱龍溪先生

陽明高弟數王畿。玄旨丹經得妙機。足跡公然遍天下。主盟講舍早知幾。

王守仁

字伯安明餘姚人少時訪求仙佛之事年譜載之詳其學淵源象山寶禪學也

陽明學術異東波。可謂儒宗一達摩。提倡良知崇聖道。能將佛老共包羅。



趙大洲

明嘉靖間人常曰學者當以明智
定力澄照其天性著有大洲文集

弱冠以來好習禪。毫無隱諱自宣傳。為科早掇全中第。著述流通出世篇。

管志道

號東溟嘗受業於耿天台
著有從先維俗議行世

場屋馳名進士公。立身行道大英雄。總持儒釋無差別。悟入華嚴眼界空。

袁黃

明萬歷間人字坤儀
禪機其著作頗關風化

了凡四訓實良箴。立命一篇寓意深。經咒誦持常不輟。投師雲谷信知音。

金聲

明休甯人字正希嗜
佛學斷肉食諡文毅

戒律冰霜語甚奇。精於佛學有根基。詮解無心經一卷。洋洋灑灑妙紛披。

羅有高

清乾隆間人與尺木先生友善同
修淨業參究上乘頓悟無上法門

清高之士數台山。誦讀楞嚴靜閉關。大乘勤參疑盡釋。隱居精舍自安閒。

彭紹升

乾隆進士徧閱藏經持戒甚嚴施
衣食棺木恤發放生自號知歸子

尺木先生熟藏經。昭昭功德已惺惺。嘗書淨土聖賢錄。接引隨機不獨醒。

汪縉 清長洲人其詩文頗有極樂觀尺木稱之曰噓氣成雲嘗作無名先生以自况

出儒入佛喜為詩。水月圓通有妙思。華梵交融泯隔閡。紹升居士最相知。

紀昀 字曉嵐清河間人乾隆時校勘四庫全書諡文達

近代名臣文達公。草堂筆記樹奇功。昭法戒談因果。三教源流一貫通。

結論

兩廡不復序西東。聖廟於今唱曲窮。從祀二十難企望。何須謗佛學韓翁。
陽儒陰釋宋明多。習氣難除奈若何。三教匯參同濟世。寰球共唱太平歌。

讀經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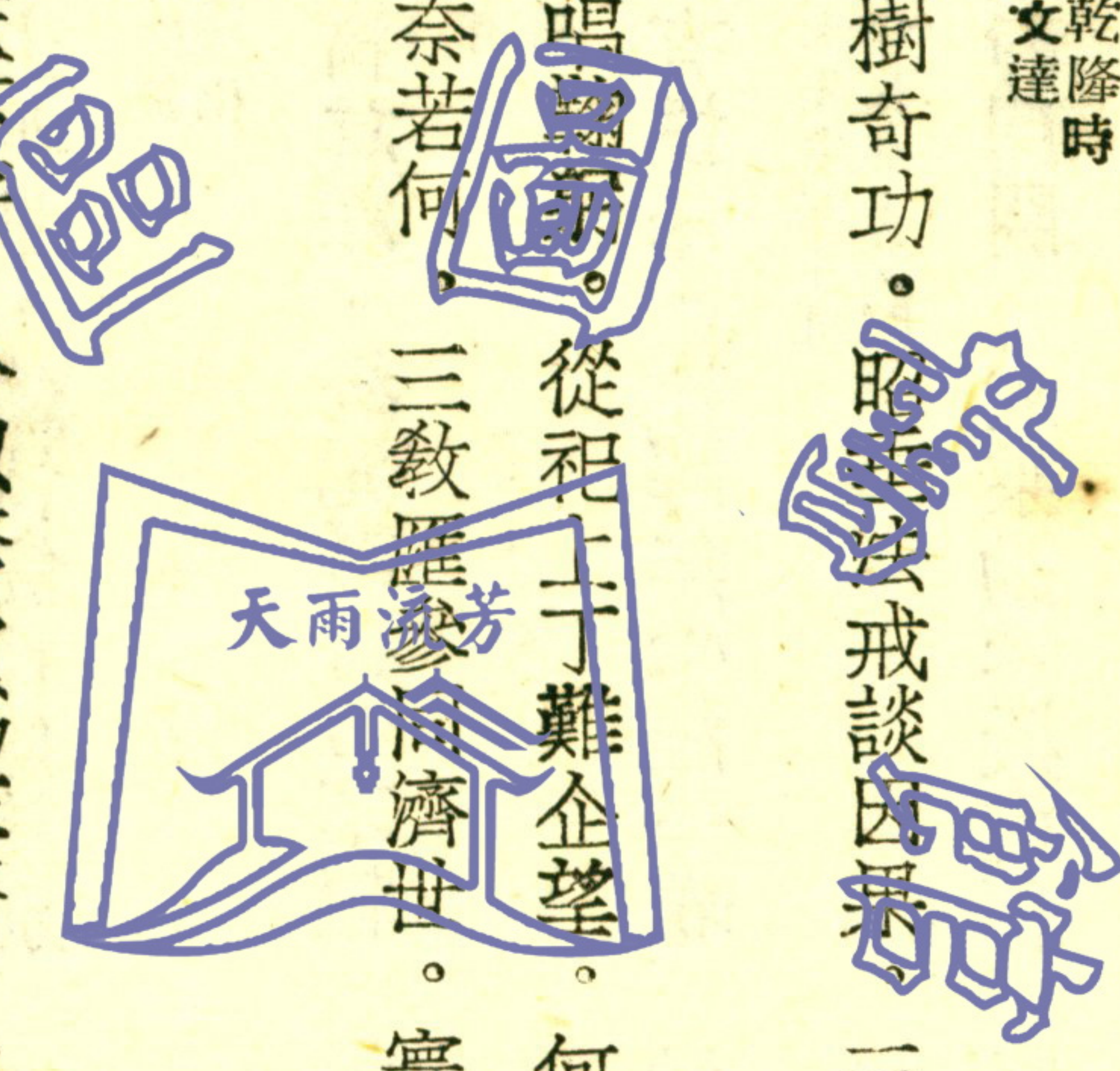
讀孔聖經

學庸心法本於誠。治國齊家天下平。今以修身為末務。中原何日始休兵。

讀萬佛經

萬佛真經莫與京。重刊讀本訂通行。時當午運宏開度。救劫全憑諷誦誠。

讀玄靈皇經



普度皇胎是玉皇。新頒救劫有靈章。研求經旨參玄妙。直達龍華辦道場。

讀大梵王經

天元古佛現金光。演出名經大梵王。傳與人間消末劫。虔心誦讀免災殃。

讀了道經

燃燈古佛化身來。了道尊經實妙哉。九二殘零應誦讀。纔能度盡此皇胎。

讀三聖經

三聖慈悲著聖經。奉行期望遍家庭。倘能八德無虧欠。遵守應同座右銘。

讀金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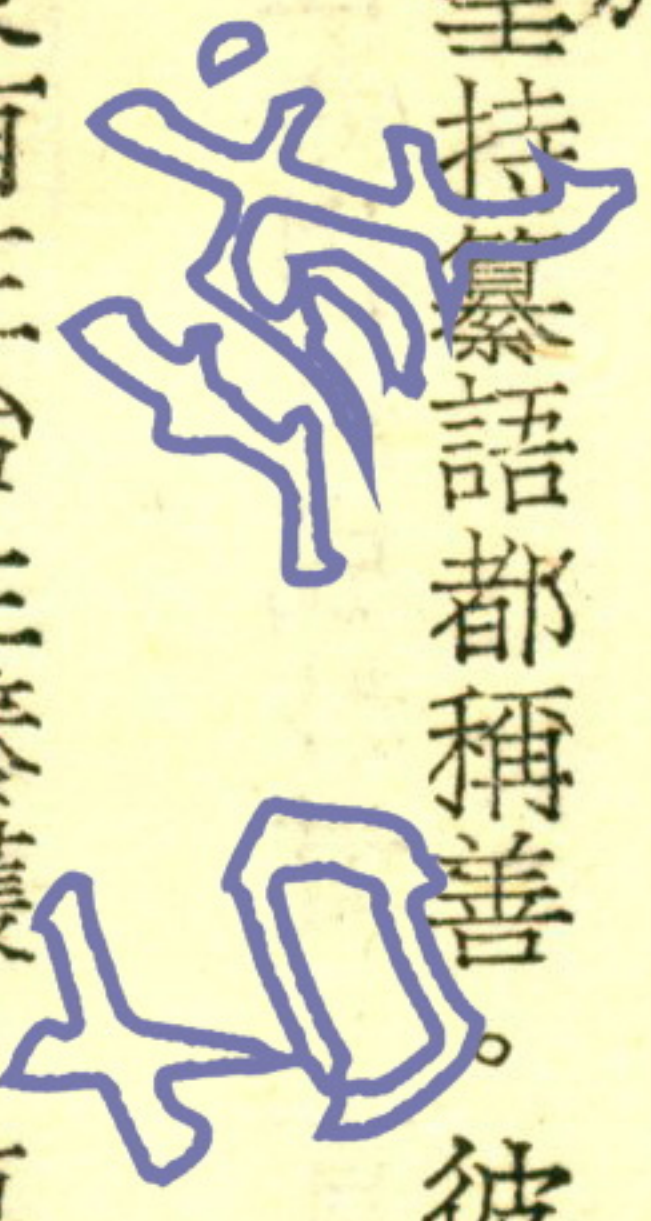
藏經內典有金剛。九十四章大法王。聖持纂語都稱善。彼岸同登助道場。

讀北斗經

大辰北斗七元君。本命午宮屬破軍。更有三台生養護。莫將經咒當虛文。

讀心經

三卷心經本一家。加持心咒鍊丹砂。圓成般若須珍重。共赴靈山作菩薩。



天雨流雲
八德無虧欠

讀大悲咒

成就菩提是大悲。勸人諷誦勿生疑。專誠心唸無他法。重罪消除總自知。

讀參同契

伯陽魏祖漢名儒。著作參同契一書。性命根源成妙道。盲夫猶自亂猜無。

讀讀經範本

讀經範本出西昌。揚子刊之聖書彰。精義續成書五卷。發明真諦異尋常。

讀阿彌陀經

佛說此經意若何。心無散亂念彌陀。蓮池肯發往在願。聖道勤修好琢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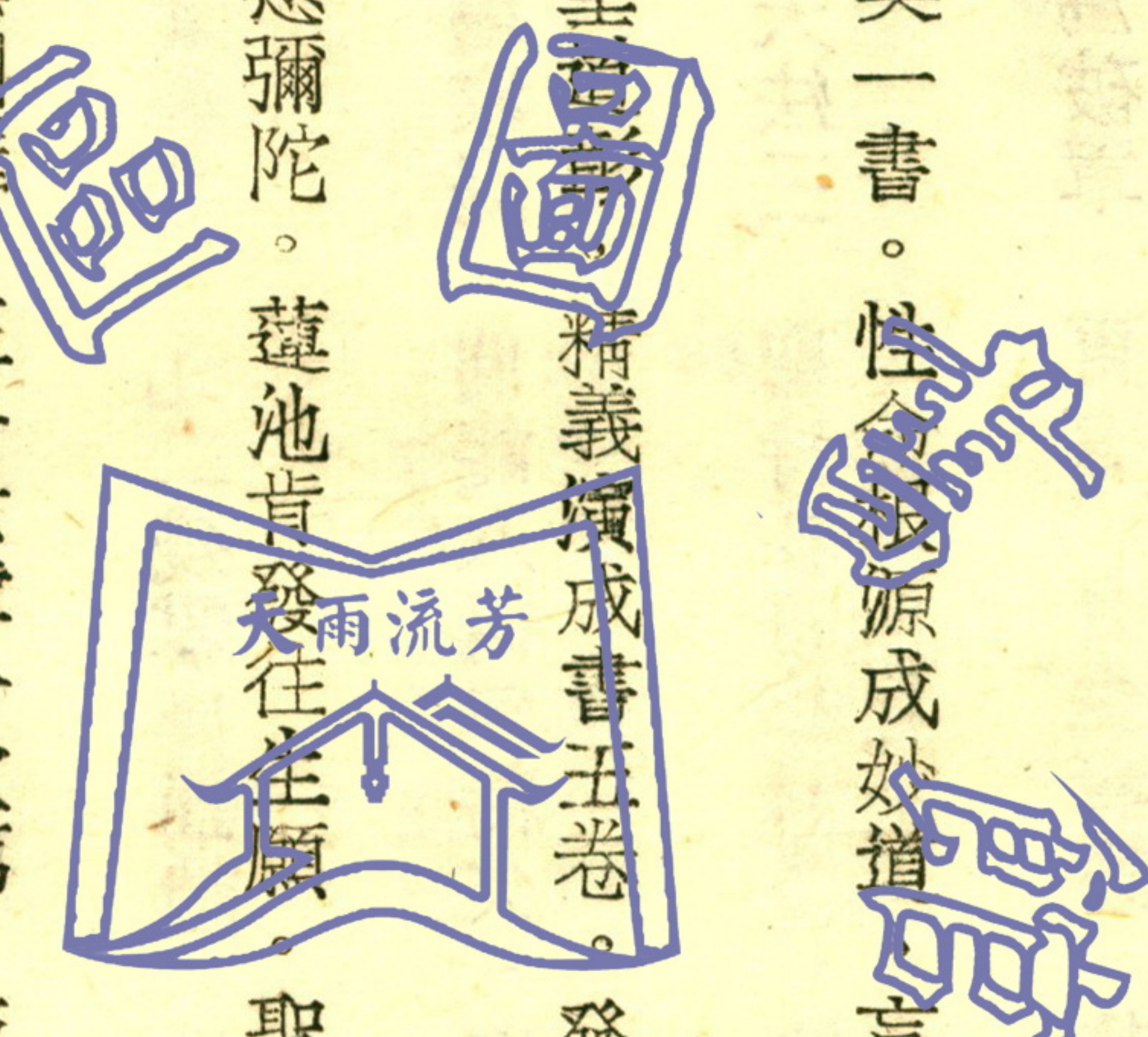
讀大彌陀經

龍舒編纂大彌陀。淨土莊嚴悉網羅。五十六章分次第。皈依古佛莫蹉跎。

讀老子道德經

近讀老聃道德篇。函關尹氏受真詮。乃知曲士迂腐甚。動輒詆誹有萬千。

讀至加道德經



至聖緣何續降經。祇因道德已彫零。後先自可交輝映。海內名流作典型。

讀楞嚴咒

堪嘆衰年學密音。楞嚴咒語苦長吟。誦持妙法金剛纂。便捷輕靈愜素心。

讀心印經

心印兩經判後先。一談人事一談玄。內功外果俱無愧。彼岸同登乃大賢。

讀無極內經

內經心法在中庸。無極先天醒世鐘。體用兼賅宏造就。英才樂育得真宗。

讀金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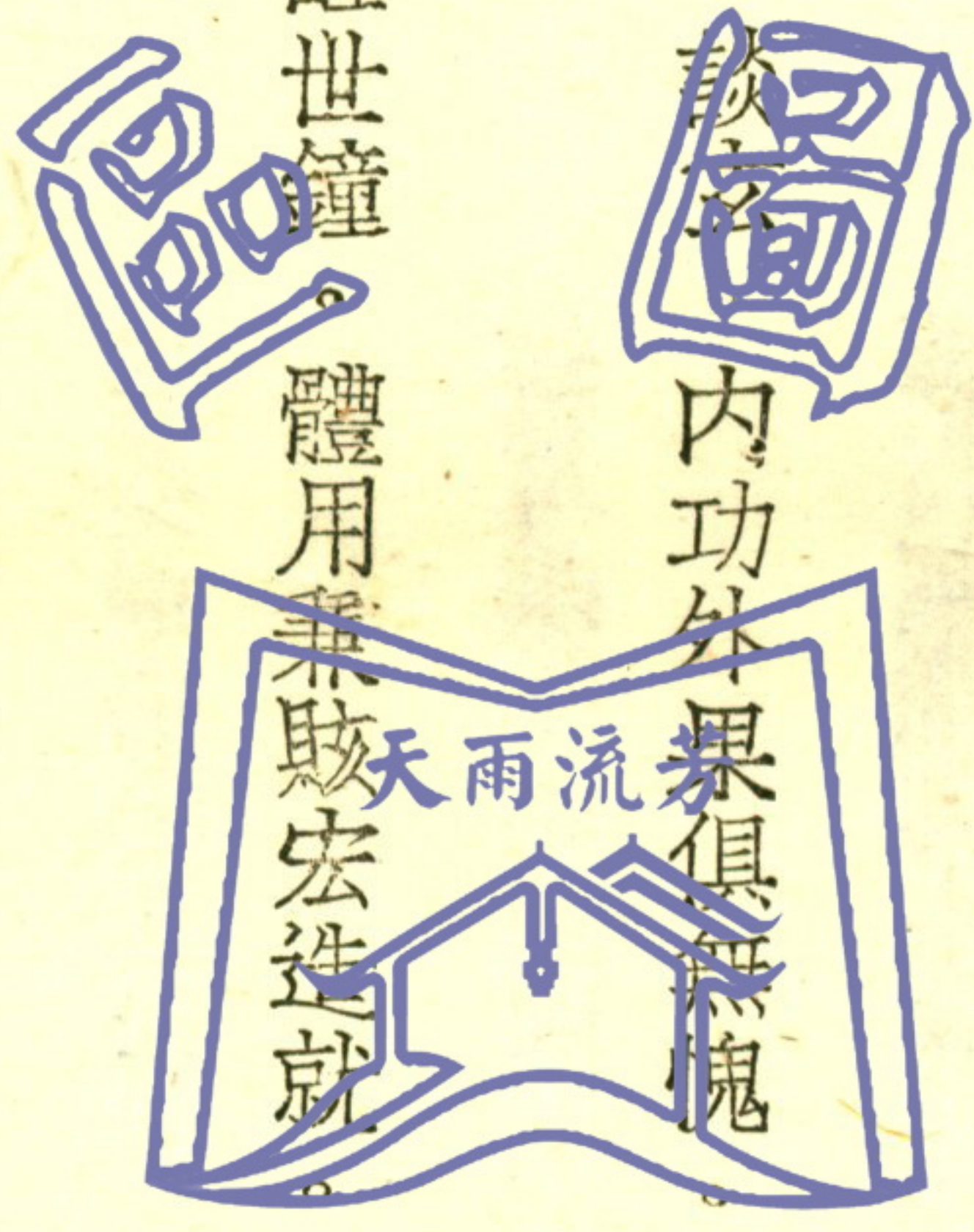
伏讀金科賞罰公。進呈奏摺李文忠。懲奸勸善嚴條例。輯要刊行贊化工。

讀輪科

輪科輯要續頒行。述古老人親署名。刼到眉尖猶未悟。請君細看列章程。

讀二科必讀

金科之外有輪科。必讀二科意云何。八德五倫皆注重。挽回刼運化娑婆。



讀法華普門品

普門廣度眾生迷。化化生生佛品題。居士現身如說法。十方應共發菩提。

讀楞嚴圓通章

慈音古佛說圓通。見性明心第一功。六道眾生都解脫。五陰四諦得皆空。

讀師尊勤孝歌

體行八德孝為先。萬古常昭弗變遷。若是逆倫稱不孝。五刑之屬罪三千。

讀三元條規

時逢末劫實堪悲。引眾調賢勿自欺。辨道須知遵條規。三元規則總無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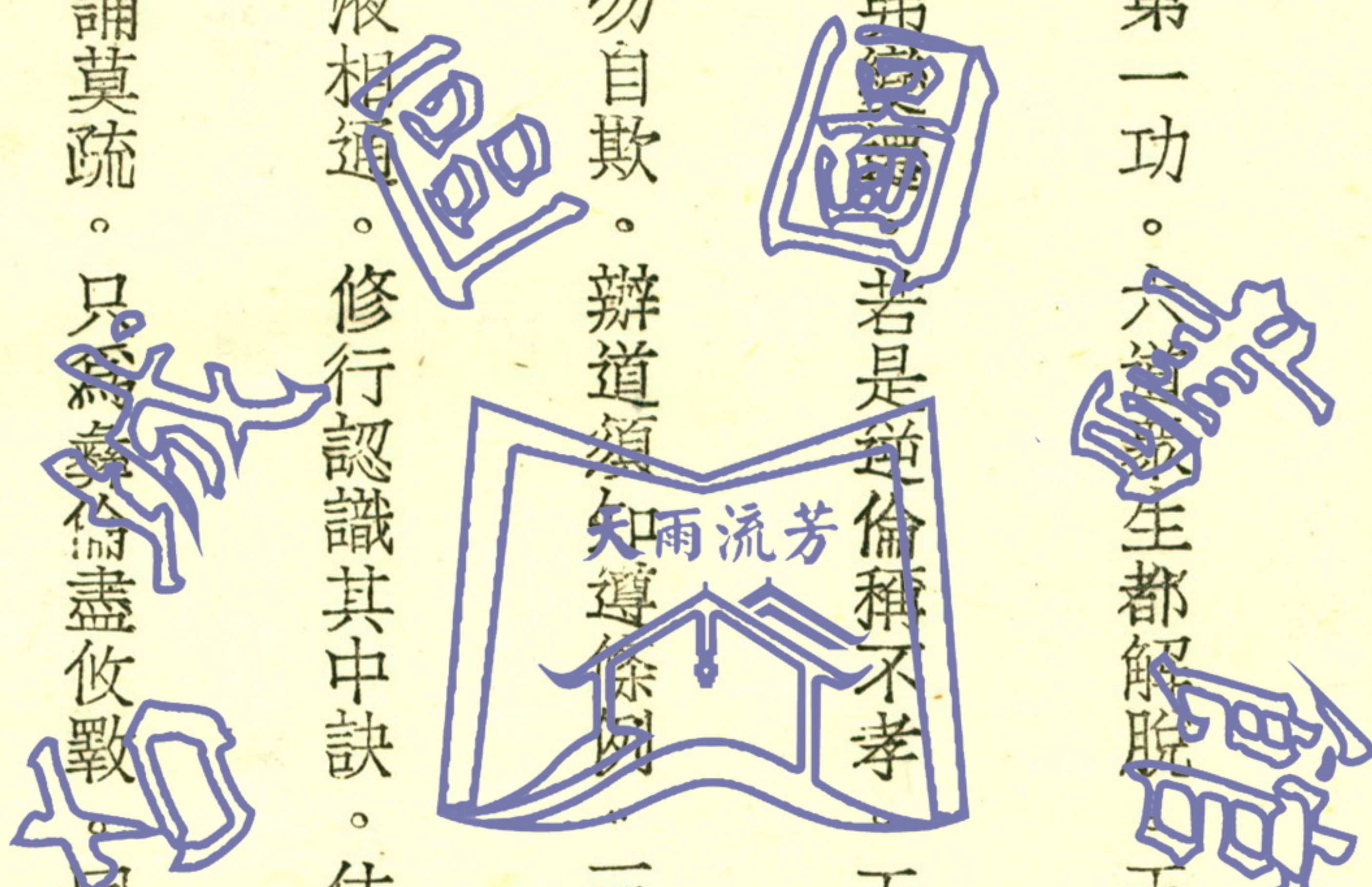
讀黃庭經

經著黃庭別絳宮。心肝肺腎液相通。修行認識其中訣。住世長生不老翁。

讀三尼醫世陀羅尼

三尼神咒是天書。頒賜塵寰誦莫疏。只為壽倫盡攸斃。同心醫世復其初。

八德韻言



孝

事親宜敬孝。自古作家教。愛敬本天良。

助勞難報效。

弟

從兄為悌弟。勸道則垂涕。式好無相尤。

雍睦光門第。

忠

世亂識臣忠。古今萬國同。一生持大節。

寒暑有匪躬。

信

處世須誠信。心心許相印。實可立身。

背盟即起釁。

禮

聖訓立於禮。何堪自下底。四箴明勸誡。

人貴知大體。

義

君子喻於義。斯言當注意。負心事莫為。品格自純粹。

廉

養節貴養廉。取與一介嚴。冰心如皓月。決不許趨炎。

恥

人不可無恥。推詳見孟子。忸怩太厚顏。妻妾也羞死。

禪機

修行有大道。天下乃為公。盛世與儒日。人人一貫通。

五蘊身多漏。如何得自強。玄關知返照。其妙在回光。

坐忘無念起。馳出即收回。火冷由心放。垂簾空閉關。

大觀觀在上。純想則能飛。虛室皆生白。禪雨是化機。

靜坐

大道本虛無。吾心亦空虛。行持須活潑。決不許拘墟。

大道本虛無。虛心悟性空。窈冥恍惚處。留住主人翁。

大道本虛無。心空其庶乎。存之惟不亂。安定是真如。

大道本虛無。煉虛得還無。無無明盡矣。下詔有天書。

禪語

寂滅須返照。庸愚不通竅。偶見靜觀者。眾人皆譏詈。闢之為異端。輒指其不肖。三期道普傳。吾得言其要。習靜是知止。大學早提議。周易云寂然。不動亦不搖。道以一貫之。聖人久宣召。墮聰而黜明。坐忘無遠眺。制外以養中。烏容輕心掉。午會選佛場。性命開奧窔。箇箇學無為。這論老與少。入聖在超凡。觀竅復觀妙。樹葉落聲時。龍吟而虎嘯。萬法若圓通。日月常照耀。娑婆化極樂。皆如佛塔廟。雨流造業大聖神。功成俱奉詔。九二皇胎子。度脫未可料。大道不得聞。是則真可吊。天倘錯走旁門。越更令人笑。

偶成

付囑尋真客。休將性命輕。急須窮此理。丹道自然成。出世白頭翁。時常鍊靜工。胸中無箇事。如住半虛空。心收腔子觀自在。坐列~~難~~採要忍耐。寄語雙修性命人。時間能久得三昧。肺肝心腎結婚姻。三寶化精氣合神。身外有身何足異。虛空打碎乃全真。

感賦

無端魔焰起。沙朗受摧殘。師像供圖繪。經文作證單。明知非暴戾。故意蓄疑難。幾日風雲

變。能無心胆寒。

又

收圓催促緊。翻作賦閒人。天意誠難測。民心尙未淳。三龍何日會。四象一時新。寄語殘零子。修因倍認真。

蓮溪先生齋素論閱之有感

冤債多由殺業生。濂溪齋素論分明。試看穀飯哀鳴狀。何苦忍心啜肉羹。

茹素只緣斷殺機。仁人君子貴知機。庖廚當遠宰畜慎。大雅何須信口譏。

次楊毅一夫子滇西原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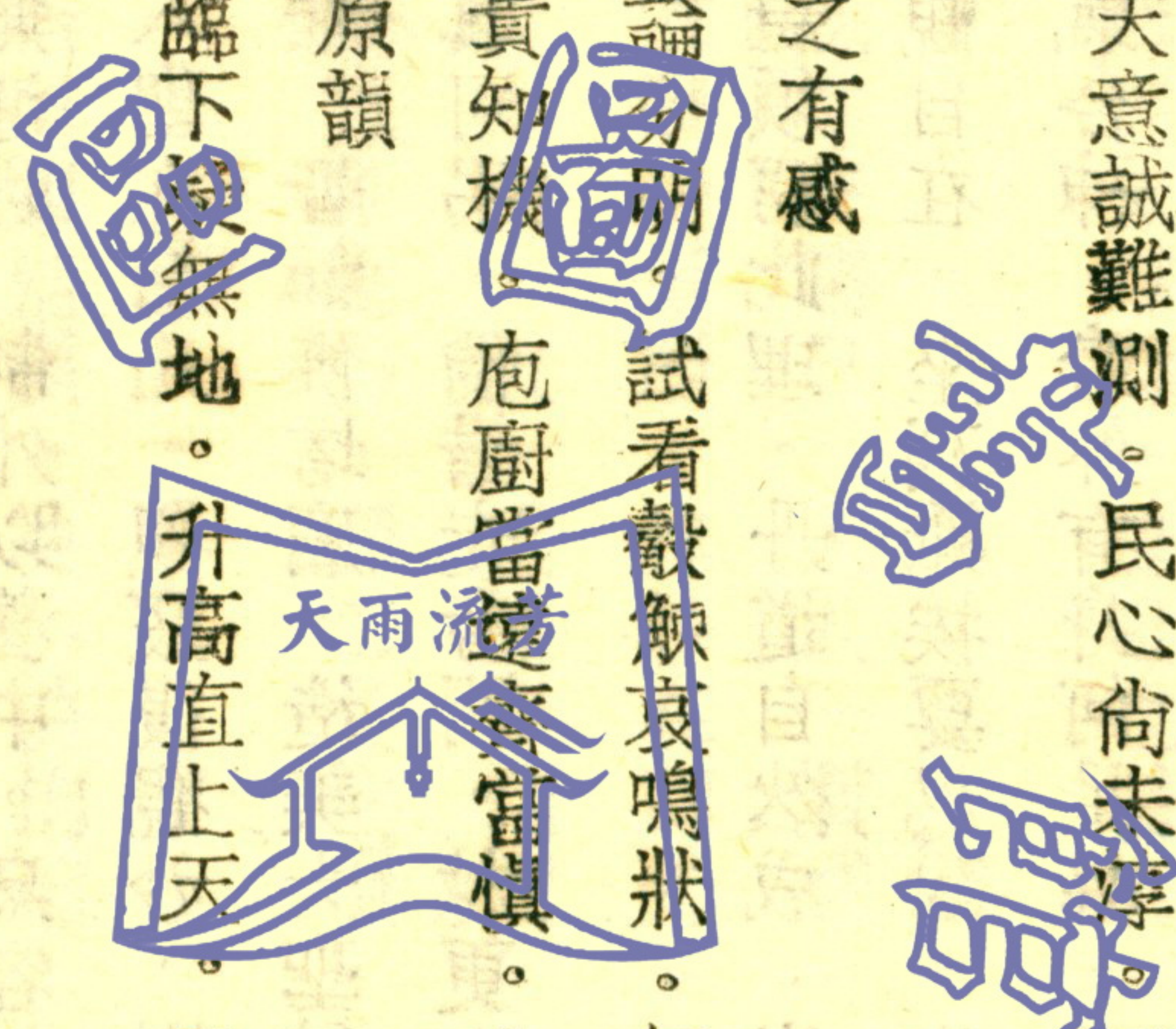
滇西如蜀道。山勢復相連。臨下無地。升高直上天。畏塵兼畏雨。飛霧亦飛煙。近日談行

路。心旌空際懸。

次粵西陳竹銘太史順寧城中立秋日原韻

君爲三期普度來。迢迢千里破青苔。涼生俗氣隨風散。暑退新詩被雨催。法訣原須親口授。

靈根得此道心開。沿途唱和西遊錄。秋水文章不染埃。



仿陳揚二君步李菊村先生插秧詩原韻

良苗應自種心田。黍米珠懸養性天。試看為仁貴乎熟。收成即是在當前。

再疊

禹貢推詳上下田。蒸民以粒食為天。餐霞辟穀無多見。結果收圓在目前。

三疊

時時保護我丹田。喫飯還須靠上天。九轉功能成一粒。有情下種十年前。

次鎮南郭理初老師閨德錄韻言題詞一章

靜坐餘閒作短篇。情殷趨步仰高賢。匡時自愧非先覺。閱世誰知落後天。塵尾亂揮行異教。

蛾眉肆毒欲平權。新詩一出羣歌咏。度盡裙釵入法船。

合觀先正韻言詩。感慨深情已係之。力挽狂瀾徵往事。對針時症措新辭。君垂異語為模範。

我願坤流共見知。淑德從今嚴紀律。閨門堅守勿猜疑。

次困叟淨土詩原韻

老來學佛惹人嗤。道貴須臾不可離。陳氏垂書名淨土。獨標義蘊演新詩。

彌陀名號百千聲。日課功程誓畢生。淨業勤修無懈慢。往生奚止到疑城。
殘生衰朽似枯枝。安得輪回解脫時。幸有淨宗無上法。此身應入白蓮池。
苦海無邊日夜浮。隨波逐浪不回頭。主舵即是彌陀佛。大願船中努力修。
誓成正覺始無差。說法慈悲有釋迦。我願禪觀見金色。得蒙披覆以袈裟。
雙修漸法入於禪。回向西方事始全。書寫受持兼供養。完成普度返先天。
收心無法可悲哀。一句真言攝念纒。彈指便能生樂國。消除俗障脫人胎。
萬聲念佛是三然。上達工夫總算圓。可笑迂儒空妄議。翰林身價也逃禪。
文佛公然對眾宣。彌陀接引到西天。欲生彼岸無難事。只要專心入法船。
尊崇聖道本來真。佛學兼通乃大純。難怪先儒無暇讀。漫加排斥語驚人。
化生願往蓮花中。始悟塵寰色相空。結社同聲宣佛號。私心竊慕比高風。
三皈清淨離塵垢。一串牟尼唸佛聲。不疾不徐無散亂。自修自證有規程。
修到西方別有天。蓮開見佛好機緣。光明身相形端正。壽數無疆不計年。
了却死生為大事。蓮台九品任君行。我今三界橫超出。永不投東不下生。

丙子春周頂航約至鶴慶趙子清先生邀飲龍華山寺因步頂航原韻
異學紛紛大鼓吹。茫茫墜緒已如絲。喚回千夢無人醒。暫入華山一聽鸛。

遣懷雜詠

龜茲一覺醉仙臺。聽說蟠桃宴欲開。王母雖然頰全整。此身先要到蓬萊。
旌陽拔宅已飛騰。雞犬雲中亦再昇。莫笑神仙多是打。古來歷史足堪徵。
頂上圓光照大千。泥洹去者亦無邊。彌陀注氣蟬蟬物。發願同生極樂天。
陰陽不測謂之神。性命兼修是聖人。祇有几天混沌俗。終難見道未知仁。
靈山分手會何年。塵網牽連似繭纏。不是黃梁驚醒夢。名心猶挂在胸前。
獨駕扁舟劍海濱。癡心欲想釣金鱗。琉璃世界烟波裏。難得搜羅學道人。
爐火純青煉道胎。功圓果滿步天階。金門何處禮無極。博得瑤池笑臉開。
代天行化不辭勞。克己虛心弗慎高。暗度賢良須眼力。肯教當面失英豪。
選佛場開已歷年。三曹今又辦收圓。自來平地登仙者。半在人間鍊汞鉛。
萬仙同日插金花。大慶龍砂共拜嘉。廣野宴開齊赴會。原人俱是佛菩薩。

先儒闢佛彙纂

我國學術。儒釋道。鼎立而三。由來尚矣。道學原於春秋戰國時。九流中有道家。西漢文景。主張黃老之學。至兩宋而道學又迴翔焉。佛學始於漢明帝。盛行於南北朝。沿至李唐。尤為佞佛。雖經韓昌黎闢佛老。迄於朱明。仍不減香。儒學則分漢宋兩派。漢重考據經義。宋主性理。殊途同歸。毋庸軒輊於其間也。

韓文有原道一篇。後世諸儒。其排佛老之語。雖曰文公憂道不明。而發明之。以衛聖道。但未免持之過激耳。此種見解。濂子辯之甚晰。凡在道中人。悉能以韓之矛。攻韓之盾。推倒其過激之論。困叟云。枉教南海頭和尚。笑煞昌黎一輩人。可見謗佛交僧。已成笑柄。况當日憲宗以表文示韓輔。將抵以死罪。會裴度崔羣。力救得免。只貶逐嶺南。亦云幸矣。

元晦常與大慧道謙為友。自謂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又謂少年亦曾學禪。乃於大學序云。異端虛無寂滅之學。則以異端指佛老。噫。亦過矣。其後遭異學之攻。幸陳氏有勿為已甚之諫。侂冑始止。

石介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之為徂徠先生。學者從之甚眾。嘗患文學之弊。以佛老為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二者。乃可以有為。嗚呼。為蠹二字。未免太過。斷棺之報。有以哉。

程淳有北溪語錄。謂聖門工夫

自有次序。

非如釋氏

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眾。若陸

氏之學。忽下趨高。陰竊釋氏

之旨。

陽托聖人

之信。是其病處。又云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

。雖相似而絕對不同。但皆以睡臥行動。為有先心靈。故終日夜打坐。為長生計。皆自利之

私。非大中至正之道。按異端二字。襲元晦語。程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是欺愚惑眾耶。

抑有自利之私耶。至其力排陸氏之學。全用禪家宗旨。亦是貶正排賢之漏見。於陸氏何損。

真西山先生。李侍郎穆堂。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

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而黃百家未史案批評。亦謂西山不能攘斥佛老。是其短處。噫。不沈

溺二氏。善攘斥佛老者。豈超人一等乎。

方孝孺以聖賢自任。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嘗從學於太史宋濂。濂故出入於二氏。乃云叛道

者莫過於二氏。而於釋氏排斥尤甚。識者非之。後以怒罵文皇。以致磔之聚寶門外。十族遭

誅。論者謂希直罵二氏以叛道。亦云酷矣。豈但僧徒恨之入骨哉。

曹端字正夫。父敬祖。為善於鄉。皈敬佛老。乃舉聖賢崇正闢邪之論。朝夕諷諫。父亦為所動。里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准施行。毀者百

餘。邢端修五嶽廟。言其非禮。同僚拜梓潼神。則以為諂。僚曰。斯文宗主也。曰。梓潼主斯文

。孔子生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即愍痛以折之。鄉人親喪。欲用浮圖者。即斥之曰

浮圖之教。救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以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其待親不亦刻薄乎

。每有修造。亦云不必擇時日。人曰其端正芳。會從之。然春祈秋報。孟夏不雨。致祭嶽瀆。

並祭土神谷神之所。自古以來。為重要祀典。天雨乃亦毀之。至若梓潼神。按明史及化書。張亞

子居蜀之七曲山。屢世化現為士。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

君。而天下學校。專有祠祀者。烏得以為諂而非之。曹端毀祠至百餘。而惟存夏禹雷公二廟

。試問雷公神與梓潼神。其歷史皆能歷歷指出乎。抑雷公則畏其威乎。漢壽亭之社會。亦不

當赴。則夏禹之廟。可勿庸存。而乃存之。用以表示其端正耶。浮圖之教云云。只妄襲程朱

之語耳。尚存刻薄之言誚浮圖。則猶是正夫讀元人辨惑編之誤也。其得善終於霍州學正之署

實為大幸。師說謂其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則吾未之敢信。羅整庵。自言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而確乎有以自信。然其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其言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愚以為不然。夫謂釋氏為不知性。猶未恰當。若云釋氏尚不知性。其誰信之。適以見乎心性之真一語。飾為自欺欺人之論。而實宗義亦隨聲附和。以為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耳。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若是。則羅氏尚以釋氏知心不知性。而黃氏直以釋氏不惟不知性。并不知心矣。夫釋氏為千古金光燦爛之大偉人。豈為一般文士派之孟浪批評。以為榮辱哉。整庵無足論已。而梨洲則負一時之名望。至有稱為完善史學家。乃其立言之悖謬。竟有若是之支離。無怪唐鏡海先生論梨洲。宋元明學案。謂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併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廣言而善辨。而不知千古之學術道統。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陷溺。亦由是而益深矣。梁任公亦謂其所採資料。失之太繁。還須大加修正。可知宗義之學。未見純

粹。徒爭門戶之見。而以排釋氏為能事耳。二千年來。言理言氣之說。即儒與儒。猶時相水火。漫無真諦。若論心論性。更不解妙竅之謂何。尚得以儒自矜。而謂我有以自信。已見心性之真乎。噫。真儒始能知性道。茲以釋氏為未知性。其非真儒也歟。

高忠憲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之學而參之。謂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處。先儒已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忠憲指佛老無理。但未能指出所以然。則謂之為妄語可也。獨怪其於羅欽順。極力稱其於禪學。能發表其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目晰者。則忠憲之借人謗佛。其心術尚堪問乎。

劉宗周曾與陶石梁同講席。為證人之會。而學不相同。石梁之門人皆好佛。惟劉氏門下。執贄四十餘人。皆喜闢佛。兩者交讎。劉氏憂之。遂引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有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彫。伊云。是其真贓實犯。又謂學佛者。徒以自私自利。不可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豈不為佛者所笑乎。愚以為劉氏藉四句偈。指為真贓實犯。簡直以佛為賊。更屬可笑。其後即有貪贓枉法之語。竟干上怒。革職為民。天道好還。如針鋒相對。亦巧也哉。以上略指歷史上卓卓名家者言耳。自古及今。腐儒迂儒。尤而效之。

其庸惡陋劣之言。更何足道。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也。尼山有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與氏亦云。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有世道之責者。宜有感於斯文。

結論

總之中國學術。未有統一。如宋學與漢學之競爭。道學與理學之分辨。漢代有古文今文之別。南北朝有南學北學。神宗朝有新法舊派。寧宗時有道學偽學教授有講義與語錄之殊。洛閩有南宋北宋之分。並有關學蜀學婺學新學之異。又分為正統派。文獻派。功利派。心學派。亦有朱學派。陸學派。且有金華學派。崇仁學派。河東學派。江門學派。諸儒學派。姚江學派。東林學派。甘泉學派。等等不一。各有宗旨。各有學說。不相交通。互相攻擊。觀其言。心言性。言知言行。言理言氣。言格物。言致知。議論紛紛。各樹一幟。發人之覆。摘人之姦。不遺餘力。其實主張禪學者。居大多數。而以門戶之見。又皆勤於闢佛。步昌黎之後塵。殊不知三教未統一。中國之學術。萬不能衷於一是。孔子稱佛為西方聖人。贊老為猶龍。後之人。則目為怪誕。何所見而云然。賢聖仙佛。名異實同。非揚墨比也。况乎阮氏七錄。有佛錄道錄。經史子集中。亦有道家經戒符籙釋氏經律論疏。唐志則總釋道為一類。學者苟能

依類參考。方知聖經賢傳。與佛學道書。同條共貫。不過有入世出世之別耳。各成一家。可
以賞奇析疑。正無庸標立門戶。擬非其倫也。予之拾遺規過。匪以齟齬前人。實以啟迪後學。
使不迷其嚮往。并以解釋當世俗儒之惑。俾知不教各一之道。願與同道中人。共勉之。

四書問答

費隱樓中。靜坐無事。一日。學生來。問曰。弟子前日求道。未解所云一貫之旨。四子書中。
此言何謂也。敢問修道了道之法。及道統之傳。其詳可得聞歟。予唯唯。未及答。又問曰。
將來世界大同。三教統一。萬法歸宗之時。應讀何書。則應之曰。觀重整普度規章。當以
至聖學庸論語。佛祖金剛。太上道德等書。流傳世道。汝欲願聞四子書中。關係道統之語乎。
曰。願聞其詳。予乃答之曰。吾語汝。

大學。是曾子傳述聖言。名為聖經賢傳。道在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關鍵在致知格物。蓋
以人落後天。如不能格去一切外染之物。則亦不能正心誠意以修身。又安望齊家治國平天
下乎。故知止於至善之地。則自有定靜安慮得之程序。可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曾子引之。凡學道人。若能顧諟天命之性。始是無所不用其極。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學道必無自欺。如曾子所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則慎獨誠意之功。已能自慊。德潤身而心廣體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有必然者。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心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然後始能得其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總而言之。大學乃大人之學。有三綱領。六條目。自是道中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學者宜盡心焉。

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筆之於書。朱子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此數語。可以概括全旨。并可以概括天下萬世修道人之準則。程子謂。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

矣。是何等贊嘆其妙處。所以謂之曰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亦稱之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率性之謂道。即是吾道一貫之旨。是故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蓋以君子流芳無時時守中以慎獨。小人則肆無忌憚。而反對乎中庸。故又云。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矣道之不行不明。由賢者知者過之。而愚者不肖者不及。所以然者。知與賢。皆好高務遠。以中庸為平常。視為不足行不足明。愚與不肖天分已低。雖欲行道明道。而已不及也。故有鮮能知味之嘆。

大舜則用中於民。而隱惡揚善。顏回則擇乎中庸。而拳拳服膺。今之人。皆曰予知。乃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云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是廣大。隱是微密。所以語大莫載。語小莫破。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忠恕違道不遠。故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子臣弟友。聖人注意。蓋君子

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若不知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試舉誠之之目。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矣。然須人

一己百。人十己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察乎天地

登高必自卑

若不知而中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雖柔必強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哉。聖人之道。待其大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從禮。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困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學庸告性道。流芳如是。而論孟可遞推矣。

時習一章。是時習性道。故朱註謂。學之為善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說樂與不溫。皆是學道之效。

有子謂孝弟為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信然。

曾子謂。傳不習乎一語。學道之人。當自猛省。忠信又是立身行道之本。其得一貫之道。觀

於一日三省而知之矣。

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足見學道者。必以就正有道為是。

孔聖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可知道貴實行體驗。非徒託諸空言。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說早晨聞道。晚上即或死。亦可無恨。可見醉生夢死之人

不知求道學道。真是可惜可憐。

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字。千古口口相傳。心心相印。曾子因門人之疑問。未便直指心傳。特借

忠恕二字以曉之。

聞一知十。上智之資。聞一知十。中人之資。子貢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此其所以終

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子貢常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蓋以性與天道。非其時不聞。非其人不可輕易

得聞。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何等精進。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學道人。當尋顏子樂處。

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冉子居七十二賢之列。猶自推諉。則自畫之人。古今正復不少。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勉人。何等真切。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尹氏謂。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夫子勉人造道之詣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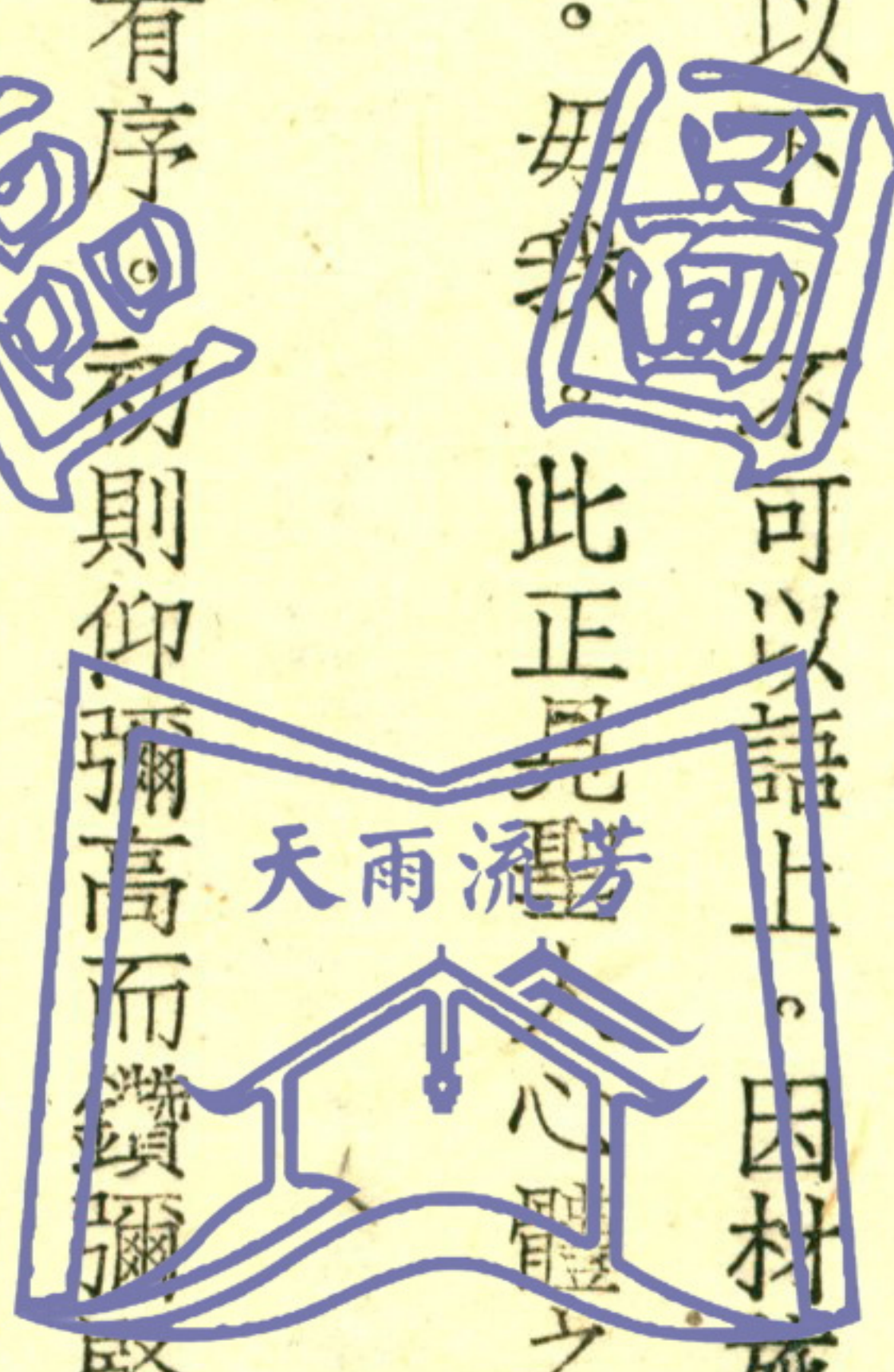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因材施教。古今原是不可躐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正見心體之虛無。空空洞洞。自然而然而然。又何有四者之累乎。

顏淵喟然而嘆。見其進道之有序。初則仰彌高而鑽彌堅。瞻在前而忽在後。繼則因夫子之循循善誘。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其後則欲從之而未由。是已入大可為也。

化不可為之境。益見聖道之妙。不可及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進吾進也。吾人學道。全在立志。志者。貫澈始終。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君子貴自勉。否則不能底於成。有四十而無聞者焉。有五十

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有之。君子貴自勉。否則不能底於成。有四十而無聞者焉。有五十



而無聞者焉。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所以從法語之言者。改之為貴。說異語之言者。繹之為貴。乃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亦末如之何。

為學而惑而憂而懼者多矣。故夫子曰。仁者不惑。勇者不懼。

為學無止境。不可以一善自足。故夫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學者當自勉。

顏淵問仁。夫子答以克己復禮。即問其目。又答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動。顏淵請事斯語。仲弓問仁。夫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亦請事斯語。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天理人欲之別。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有務名求實之分。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學道人當知思一出位。離道遠矣。

予一以貫之一語。是聖人特為賢士指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語。頗有行住坐臥。不離這箇之意。

修道之人。當仁不讓。見義勇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小人反是。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聖人為傳道計。以中行之人。

既難得矣。則狂狷兩路。始能擔當得道務。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蓋以君子看得道真。故道德功業不假藉。小人看得人重。而富貴

聲譽都營謀。

道不同。不相為謀。辨道人至難。若不慎所謀。則善惡不分。邪正不辨。奚可哉。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是損益之著外者。一是損益之出中者。學道

人當取其益而避其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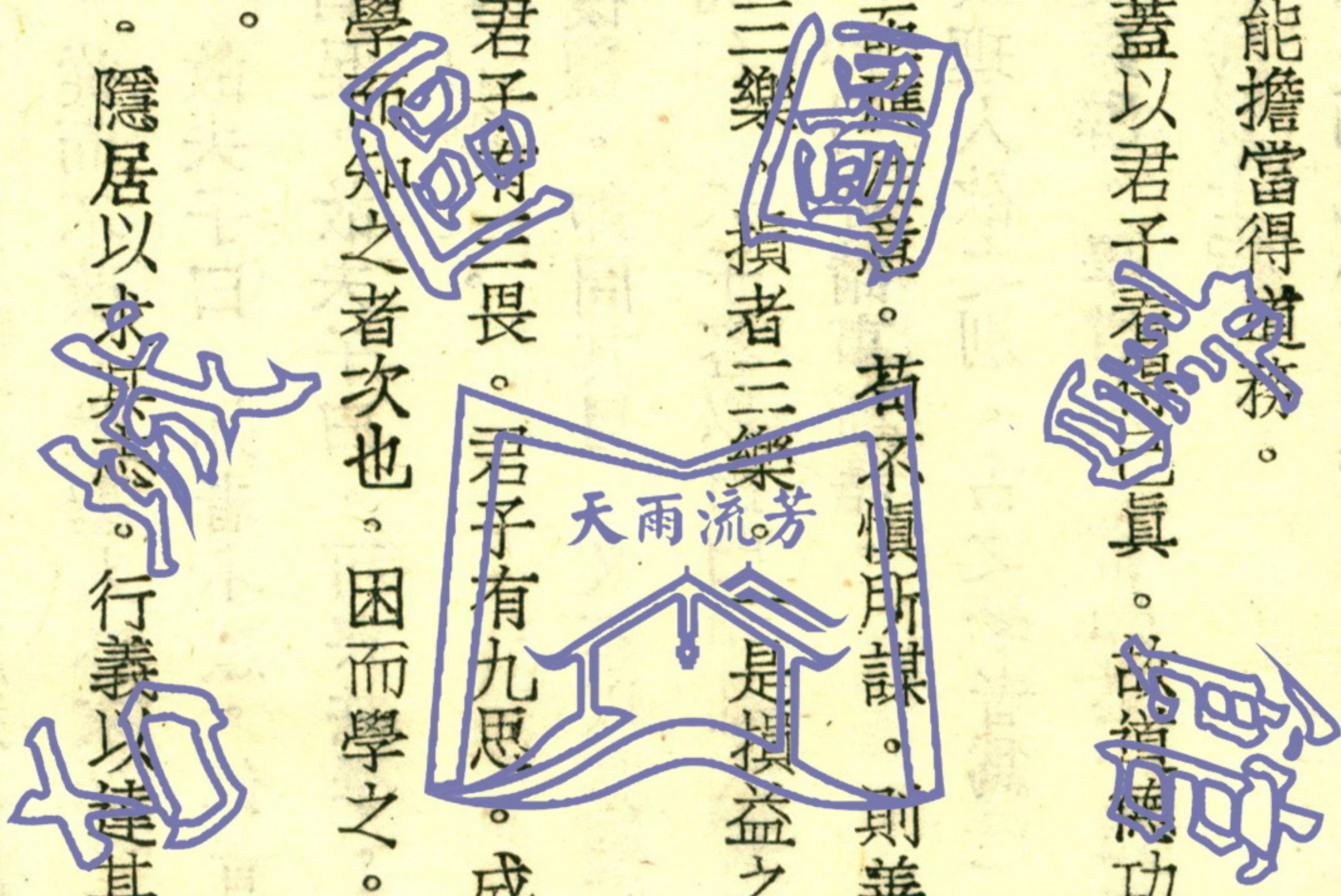
君子有三愆。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思。成德之君子。尚其慎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又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可知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

經世為大。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此二語。修德修道人之通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可見上古則道在君相。

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孔子四十而不惑相同。其得力在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勿助勿忘。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

性猶杞柳。性猶湍水。生之謂性。色為性。孟子之言。落於外道。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而曰。夫道。一而已矣。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

者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二。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觀此。則知性立命。可或緩與。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

也。求在外者也。人可不不知所輕重乎。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之。而不著焉。習矣。

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不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幾而之。君子存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君子所性。雖六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

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性。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由是言之。學道先具善信資格。然後可以造就美大聖神地位。

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斯受之。取其悔悟自新也。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金其口。而芸朱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反之。天雨成功一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天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可見學道。必須六欲不生。則三毒情欲。自然真常得性。而存無守有矣。

鄉原。德之賊也。孔子深惡之。恐其亂德矣。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矣。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此章分四節。試

問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何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矣。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歷敘道統。而終之以自任。明已之統於孔子也。可知中古則道在師儒。

嘗觀聖聖相承之統。必有見知以啟聞知。時至下古。若無繼往開來之人。前聖之道。寧不憂其失傳耶。聞之。五百歲而聖又出。天道之常。下古之世。開三期普度。則道在庶民。見而知之者。當不乏其人也。一貫之旨。如是如是。汝知之乎。問者避席而言曰。先生。可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使我茅塞頓開矣。請告退。遂書其顛末如此。

三教歸一論

天生三教。天為道生三教也。地為道生三教。天為天下萬世人民生三教也。無三教。天地亦幾乎息也。無天人合一之道。世界又將大混沌也。天無道則不成天。地無道則不成地。聖無道何以為聖。人無道何以為人。即飛潛動植。亦無非是道。道者何。包羅天地。養育羣生。率性謂之也。教者何。範圍天下。曲成萬物。修道之謂也。教何以有三。以有三聖人也。三

聖人者何。孔子老子釋迦也。三聖人之道若何。孔以入世法爲道。佛以出世法爲道。老之道則融化出入世法爲一爐。三教聖人。各造其極。教雖分三。道實歸一。一者何。卽三教聖人教人修性了命之道也。古未嘗有三教之名也。有之。則自漢唐以後。始有儒釋道之名。以孔氏爲儒教之宗。以老氏爲道教之祖。以釋氏爲佛教之主。其實三教之名。非三教自立之。乃後人擬議之褒崇之也。畢竟孔老釋氏是中國聖人。釋氏是西方聖人。佛法行於西域。信教者至數十國。東漢以來。流入中國。人情少見多怪。遂有唐之太史傳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嗣有韓子襲其故事。作原道而兼攻二氏。致宋代諸子。亦无而效之。其後沿爲風氣。釀成釋教攻擊二教者有之。釋道互相攻擊者有之。釋教專攻道教。而隱射儒教者於有之。而三教不肖之信徒。以及執拗之俗士。讀孔氏之書。背孔氏之道。入老氏之門。違老氏之言。信釋氏之法。忘釋氏之戒。強分優劣。妄爲軒輊。以爭門戶之見者。不知凡幾。迄今儒門中之玩弄文墨。喜攻二氏者。且援爲口實。以力詆之。庸詎知。自亦不解性道爲何物。徒自欺欺人耳。吁。三教之道。從此不能歸一也。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立。三教迭興。三設龍華。三聖實主持之。吾知道之始於一而分爲三者。終當成以三而歸

於一。故曰。天生三教。天為道生三教也。天為天下萬世人民生三教也。甚矣哉。道之大也。

雞足山記

山名雞足何哉。以三面各出山一支。而後拖一嶺。似雞足。故名。地處六詔之中。漢於前屬

西域。如來以衣鉢付迦葉。命入定雞山。以待彌勒下生。內典亦有此言。不僅世俗傳聞也。

此山大寺八。小寺三。庵有十四。靜室一百七十一所。山高九千四百丈。周圍四

百餘里。東南界賓川。西界鄧川。西北界鶴慶。北界永勝。言其勝蹟。更僕難數。茲撮其要

者言之。第一推華首門。第二則玉龍瀑。第三是華藏洞。此外有天柱山。四觀峯。放光寺。

謫星室。何子孔。白石崖。尊勝塔。楞嚴塔。檀花簪。仙掌峯。獅子林。九重巖。瓊樓山。

磐陀石。羅漢壁。片雲居。迦葉殿。賓蒼閣。仰高亭。悉檀寺。玉龍閣。天長閣。大士閣。

傳衣寺。藏經院。各具勝觀。至於精舍丹房。不勝縷指。橋有十八。當以天生橋為第一。好

花無數。嚴冬亦盛開。蓋此山之特出。是造物者之鍾靈。凡來遊者。率都有曠如奧如之概。

余無以窮其狀。只平直敘去。不使盛蹟鬱埋耳。若夫遊詠之士。應數明之翰林學士。李中溪

先生為大護法。公諱元陽。太和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御史。致仕後。精研理學。建賓
蒼閣。讀書其中。又建放光寺。捐貲置田數百畝。遇有寺院傾頽者。每加以修葺。兼為
撰文立碑。雞山名勝之培補。公與有功焉。常與淨蓮禪師。擔當和尚等。酬和詩章。以寄興
抒懷。至今山中。寶刹壁間。尚有題名碑刻。歷歷可攷。其他如汪蛟。曾高捷。鄧原岳。羅
念庵。楊升庵輩。亦先後入此山中。飽歷其景。或數月。或數年。留戀不置。昔香山居士。
建廬山草堂。與詩僧慧遠宗雷諸人。結白蓮天補。史稱習廬山者。若中溪先生輩。殆習雞山者
耶。按。雞山尚有八景。天柱佛光。華首晴雪。洱海迴風。塔院秋月。萬壑松濤。飛瀑穿雲
。重岩返照。蒼山積雪。種種勝景。惟箇中人得領略之。至苦茲山之某山某水。某溪某澗。
某瀑某潭。其奇秀靈異。自非山外人所能擬議。亦非以遊人所能悉知也。華首門中。迦葉尊
者。猶持衣入定。以待彌勒下生耶。時機當不遠矣。余不禁馨香祝之。

衛道芻言

粵稽三會龍華。是開闢三千大千世界一大元會。即普度九十六億皇胎一大收圓。慨自道落儒
門。時屆三期。喚醒九二殘零。全憑先天大道。使之返本還原。苟非載道之器。并乏護道之

功。靈根佛子。何以登覺路而出迷津。末後一着。同仁幸毋忽焉。

夫道以人弘。人以道貴。而迷者不信。信者不迷。故二諦差別。道俗斯分。若三界等觀。神化匪異。世之學者。每以俗教封滯。教指佛法為虛誕。動引堯舜周孔之教。而譏佛老之道。為不足法。噫謬矣。

昔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孔學老聃。豈不以道尊於天。法妙於聖。使化出域中。理通寰表耶。自大法東流。正吳國教讚邪惑者謗訕。於是守文曲士。或則距為異端。或則引為左道。津津焉。以闢佛罵道為自鳴得意流芳。殊不知。以鷓鴣而擬鳳凰。斥鷃之笑鯤鵬。多見其不知量也。

世固有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入世君子而實天之小人。色厲內荏。道聽塗說。功無分寸。而過則有丈尺者矣。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而黜子胥。甚有抑顏淵而揚盜跖。貶湯武而崇桀紂。謬紕之見。何足為憑。常人安於故智。學者溺於所聞。况佛道高遠。庸俗之士。安得不起迷惑之心乎。蓋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廣儒。已非伊朝夕也。嗟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今何時乎

。非至末法之時乎。去聖遙遠。邪見轉深。各守門庭。互相攻訐。障礙普度收圓。有心人。甯勿懼耶。故大般若經。有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因成二十空門。若言其體。卽一法也。實一性也。抑一道也。學道之士。當知擁護三寶。尊崇三教。修慧修福。成己成人。誓不退轉。以求出離三界。上超玄祖。下接兒孫。龍華共赴。討錫金剛。豈不懿歟。

續選附刊

龍岡阡表議

儲欣謂。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予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龍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汨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龍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於此動神明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按。歐陽文忠之父。夜治死獄。欲求其生。而云若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其惻隱之心。足以垂諸萬世。使酷吏見之。亦感



動而不敢求其死。非仁至義盡之君子乎。文忠之母。守節自誓。雖居貧能以針黹自力於衣食。嘗畫荻灰以教子。俾至於成人非孀婦之錚錚。而難能可貴者乎。若夫文忠公之為人。年少激昂。其與高司諫書。凜凜有正氣。致遭貶。亦無悔。使天下後世。尸位諫官者。猶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不賢而能之乎。瀧岡阡表。為舟所覆。毫無損壞。愚以為。此正天意。欲顯文忠父之忠。欲彰文忠母之節。並欲表文忠公之賢而孝也。勿庸以碑上偶有爪迹。遂相傳為龍王欲讀公文。俾文學之士。動輒為怪誕。殊不知。古今不可思議之事。奚止一端。何可勝數。矧龍之為靈昭昭也。其在淵在田在天。豈是怪物耶。圖負河洛。光射斗牛。其說亦誕歟。子輿氏有言。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嗟乎。天人感召之際。不容或誣。安可作偽哉。文忠公以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之義。為人子者。當三復之。

柳州羅池廟碑書後

柳子子厚。為柳州刺史。終於柳州。以有惠政。柳民德之。乃有此廟祀焉。予觀柳州羅池廟碑。言柳侯嘗與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弃於時。而居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我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柳侯降於

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柳子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韓文公為文以記之。予甚異之。柳侯何以知其明年將死。何以知其死而為神。又何以約期後三年為廟祀我。其事甚怪。儒者所弗道。而韓子為唐之大儒。公然書此事於碑。詎不懼後人訾議耶。間嘗讀子厚墓誌銘。芳子厚刻柳時。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得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設法。悉令贖歸。雨即此一事。已不愧為羅池神。况復有。以柳易播。調濟中山夢得。而曰雖重得罪。死無恨。則其惻隱之心。更非庸懦之儒。所能望其肩背。聰明正直之謂神。立廟祀之。直也。按諸左氏傳魯哀公十六年夏。孔子曳杖。逍遙於門。而興泰山其頽之歌。與子貢敘坐奠兩楹之夢。遂寢疾七日。及四月己丑卒。足可徵。知生所自來。死所自去之一證。子厚先生有道之士也。觀其守道論。的是見道語。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易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是故知幽明之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由是言之。尚何惑焉。惟是。韓子昌黎。平生不談生死禍福。以為虛誕。辭而闕之也。

。茲於羅池廟碑。則大書特書。毫無隱諱。阿其所好與。抑別有見解與。或曰。舊唐書謂。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韓愈撰碑以實之。宋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咸應祈禱云。

品藻數則

余偶有句云。老去漸知身是幻。閒來始覺夢無驚。夢亦是幻。然當幼時。不知四大假合之理。任心妄為。雜夢多驚。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至吾無身。吾又何患。旨哉言乎。難為外人道也。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醫小道。無恆兩不可以作為。若夫先天大道。朝聞之而夕欲成之。可乎哉。故君子。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吾人墮落紅塵。不是上智。僅止中材。此為大幸福。須將中材。保守得好。或可漸躋上智。否則終歸下愚。予有句云。明月半為陰翳覆。好山多被亂雲遮。孔聖有言。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亦謂。有中材。則可能上能下。吾人臨終時。魂魄亦可以能升能降。不令其混化。而確有把握。惟學道者能之。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染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則五變矣。故染不可不慎。細玩染字。極有關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則知染於益則益。染於損則損。可不慎。之又慎歟。

客有問予者曰。世人動輒言修行。畢竟修得何物耶。應之曰。若真能修性了命。則所得者。

不生不滅。餘無他物。客喜而笑曰。是得上乘字訣。

世多指仙佛為渺茫。而未知倉頡造字。無有兩字虛偽。我國自唐朝有關佛大儒。於是文盲之

士尤而效之。閱雲南通志。載仙釋一門。以西施而論。麗江有九人。鶴慶四人。劍川十三人

。內有彭齊壽為諸生。大率通文理。兼精研內典者。在乎多數。可知仙佛亦非渺茫事也。

雲南星回節。世多引六詔并五詔。設宴松棚樓。鄧談妻阿謚諫夫勿去。不從。卒以鐵釧認其

尸。遂津津樂道之。殊不知松棚樓事。鄧明南詔野史。又據大理府志。鄧世忠殺曼阿娜。欲

妻其妻阿南。阿南赴火死。國人哀之。家家燃炬以為紀念。又查滇志載諸葛武侯南征。是日

至滇。已黃昏。土人迎以炬。處處火把後沿為例。至今仍以是日為星回節。可見地方舊俗相

傳。時序節令。俱有本源。猶如五月端午。是為屈子曹娥紀念。三月清明。是為介子推追吊

。自古及今忠孝節義之事。無不炫耀史冊。令人觀感不置云。

余年已逾古稀自壬戌聞道。甲戌領恩。乙亥辨道。勿論出外在家。俱不離抬光眼鏡。至甲申

年。繕寫小字。不假寶鏡。反覺眼力加強。因得幻云。覽鏡自知眉亦白。觀書尙覺眼猶青。

此亦得力於靜坐功夫不少。

凡夫畏果。菩薩畏因。佛經言之也。受善人。現在可憐。將來不定可憐。以禍去而福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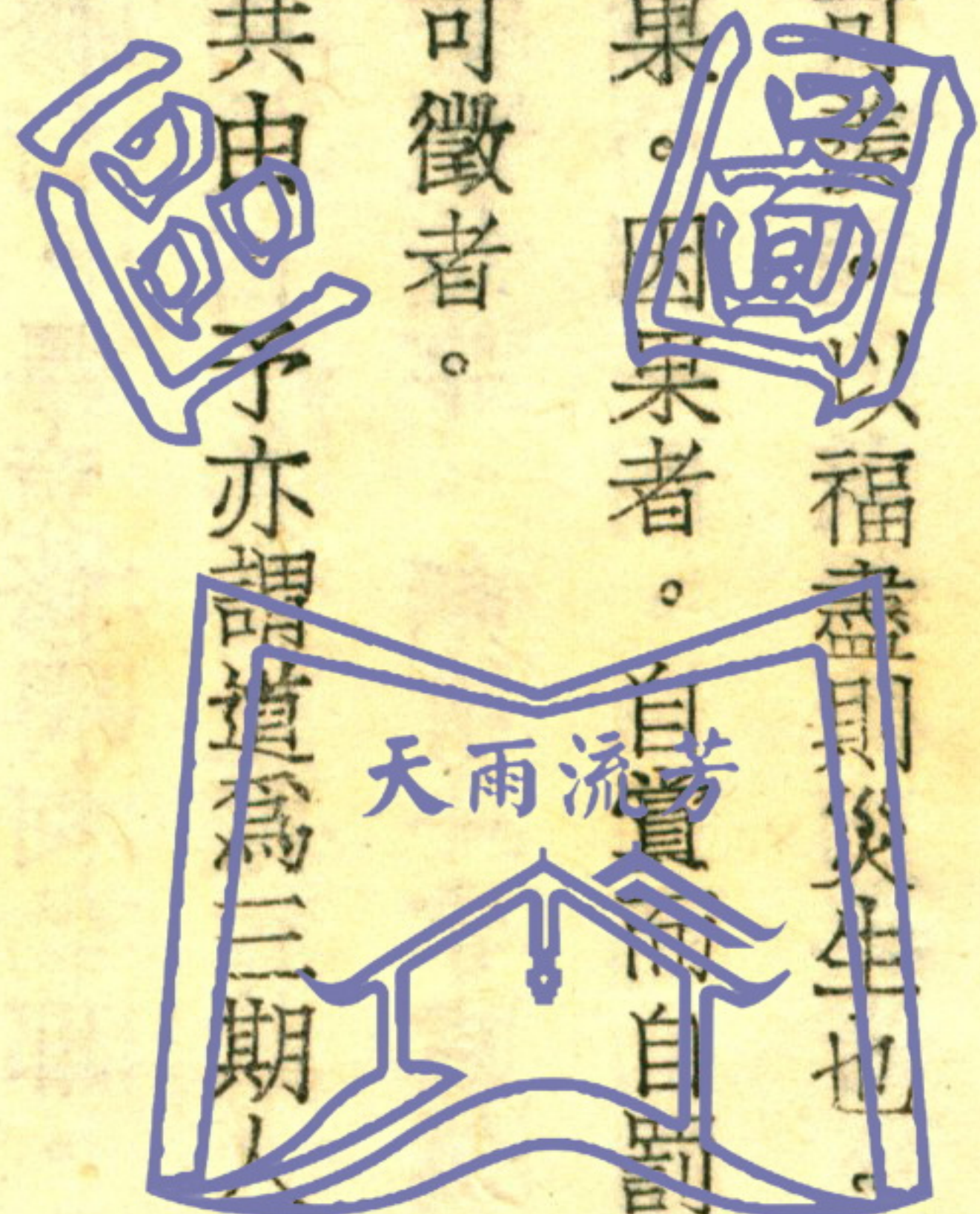
享福人現在可羨。將來未必可羨。以福盡則災生也。顏子天而盜跖壽。石崇富而黔婁貧。人

故疑天為不平。仍是歸之因果。因果者。自實而自罰者也。凡不明信夫因果者。時暫故也。

久則因因果果。未有不明白可徵者。

賀靜安先生云。道為三教所共由。予亦謂道為三期人所必由之路。夫道若大路然。子輿氏

早言之。胡莫由斯道也。



家
如

德	業	顯	立	民
信	教	立	民	
圖	育			
書				

